

快樂並不需要尋找

上中學的時候讀到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的長篇敘事詩《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講七個農民漫遊俄羅斯尋找快樂。詩人在那裡表現的是對社會的憂戚，主題很宏大，讓人肅然起敬。一直到今天印象都很深。

如今我在生活中聽到的多是對個人快樂的追尋。不知為什麼，感歎不已的常常是我們常人羨慕得不得了的成功人士：有權的感歎權是高危行業，有錢的感歎窮得祇剩了錢，有閒的感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這種感歎最頂級的莫過於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競選舉世矚目，熱鬧得要命。然而關於美國總統對好不容易到手的職務的抱怨，卻實在不算太少。杜魯門說「當總統等於騎上老虎背」；威爾遜說「當了總統朋友會越來越少」；塔夫脫說「總統是最寂寞的人」；林肯說「總統彷彿被人插滿羽毛遊街示眾」；安德魯·約翰遜說得更絕：「總統是有尊嚴的奴隸」，以至於約翰·亞當斯說做了總統才知道其中的滋味，不會向另一個當總統的朋友道賀。1945年，羅斯福第四次連任美國總統，一位記者請他談感想，他沒回答，而是請記者吃三明治。請第一塊，記者受寵若驚，高興吃下；請第二塊，記者情不可卻，再次吃下；請第三塊，記者腹中飽脹，不得不強行嚥下。哪曉得羅斯福接著請了第四次。記者祇能是哭笑不得。羅斯福這才說：這就是我第四次連任總統的感想。

這樣的牢騷儘管不無真實，卻很難引起同情，無論怎麼說都多少有一點矯情——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那麼多前車之鑒明擺著，照樣飛蛾撲火，難道不是有難以拒絕的利益在嗎？

也許我們以為是常人，很平庸，無法理解傑出人物的內心，但正因為如此，我們也就對快樂的要求不至於太高，反而覺得快樂是任何人都唾手可得，許多人祇是粗心大意，對身邊的快樂視而不見罷了。

看到一個資料，某年英國有家媒體舉辦有獎問答，題目是「世界上誰最快樂？」最後評選出的四個最佳答案：1，剛

的病人的醫生。

很顯然，大多數人的快樂就在職業和生活的常態中間。生活的許多細微之處常常會出現你意想不到的驚喜：發現你遇到的麻煩事全都保過險；發現你買東西付的款比你預計的要少；剛買到緊缺的車票就見工作人員掛出「售完」的牌子；準備去買失落的東西突然找到了；鑰匙鎖在汽車裡忽然發現有扇車門忘了關上……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縱觀人的一生，各個年齡段其實都有可以笑看的好處：年輕的好處是你的經驗不足以讓你知你你不能做正在做的事；中年發胖的好處是能跟大家更加親近；上了年紀的好處是可以對年輕人說我年輕過而你沒有老過；衰弱的好處是健康時夢想的東西現在都不想要了；即使人人恐懼的禿頭，也並非全無好處——有重要的應酬時祇要整理一下領帶就行了。

當然，人還可能遇到尷尬事，尷尬自然就不快樂。但尷尬是可以設法擺脫的。鋼琴家波奇有一次在美國密執安弗林特城舉行演奏會，發現聽眾還不到全場座位的五成，他的做法是笑著走到舞台最前面，對觀眾說：「弗林特城一定很有錢，我看到你們每人都買了兩三個座位的票。」於是滿場大笑。

長生不老不是神話，但這種神話是長生不老的；不理想的商品常常是從理想的售貨員手裡買來的；恨是誤用了的愛情力量，等等，任何現象都可以找到另一種說法，同時也就在這「另一種」裡找到了快樂。某年手機收到一個段子，主人公顯然是白領：表面風光，內心憂傷；容顏見老，心已滄桑；成就難有，鬱悶經常；比驢子累，比螞蟥忙；偶爾糊塗，被人當槍；捫心自問，比民工強啊！

知道還有不如自己的，也不錯。但丁說：我們唯一的悲哀，是生活在願望中而沒有希望。

是的，祇要有希望，快樂就一定會在我們身旁。

古人和水火的关系

水和火，與我們的生存始終密切相關，古時候，它更複雜，人對水火，又怕又敬畏又離不開。

傳說中的燧人氏看見大啄木鳥在樹上啄出了火，由此發現了火原來藏身在木中的真理。於是，後人們鑽木取火。我看了古書上有關取火的記載，那過程實在不容易。《周書·月令》上有什麼季節的火取自什麼樹木的記錄：春取柞柳，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櫨，冬取槐檀。居然規定到這麼詳細，看來取火這學問不好掌握，鑽木而取不到火的情況太多了。一年之中向不同的樹，取不同的火，古時候叫「改火」。古人已經知道山林資源不會是無限的，春夏秋冬各取所需，林木受不了，自周朝起就有規定：山林的所有者是官家而非私人，林木砍伐也有明令限制：「出入有期限，憂其盡物」，這相當於今天的禁山禁漁令。「凡竊木者，有刑罰。」據記載這個規矩在戰國後被逐漸破壞，再沒有官府世人認真執行，致使後來的清人感慨「自大河南北，太行東西，縱橫數千里之山岡盡屬不毛，殊為可惜。而自周以後三千年來，凡為國家者，無人慮及，其如之何哉！」現今，在民間能聽到的講述，多是回憶1958年前的山深林密，至於過，至於清，沒親眼見過，當然沒法兒發感慨。

人離不開火，取火成了必需的技藝，到了宋朝，有了向太陽取火的辦法，所以，出門的人，左佩金燧，右佩木燧，長衫間鑿著不止一件器物，叮叮噹噹走起來帶有了實

你的城府有多深？

歲數大的說歲數小的，「嘴上沒毛，辦事不牢」；「老江湖」說「小江湖」，「你一擺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麼屎」；飽經滄桑的說沒見過世面的，「我吃過的鹽比你吃過的米粒多，跨過的橋比你走過的路多」……等等。可見，歲數、資歷、經驗的重要性。今天不說這個，說城府。

一個人有無城府的前提該是有無「歲數、資歷、經驗」。若毛孩子也有城府，那可笑掉大牙了；若一天班都沒上過，談什麼職場生存法則，那有些生硬；若沒吃過虧上過當，給人講授人生哲學，太幼稚。有過愛恨情仇的經歷，胸中才有城府；胸有城府，才會洞徹事理、練達老成、豁然貫通。當然，往貶裡說，老謀深算、奸詐狡猾者一般都城府很深；擅長借刀殺人、落井下石、挑撥離間者，無不胸有城府。

不過，城府深者偶爾也表現得幼稚，你看，曹操對劉備說，「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自己是不是英雄要看別人如何評價，曹操自己說自己是英雄，似乎淺薄了點。而劉備就聰明得多，趙子龍以拋頭顱灑熱血的精神把救回的阿斗交給給他時，他卻將其往地上一扔，「為汝這孺子，幾損我一員大將！」趙雲忙從地上抱起阿斗，感動得熱淚盈眶：「雲雖肝腦塗地，不能報也！」阿斗那麼大點的人兒，被劉備這當多的那麼一摔，搞不好會腦震盪，再險些會頸椎、腰椎什麼的骨折，但他在把握分寸的同時，摔出了非常好的效果。這就是城府深的表現。事實上，劉備要是城府不深，一個什麼本事都沒有的人，能玩轉那麼多人，還讓自己的事業一日中天到「三足鼎立」，可不容易。包括曹操說劉備也是英雄時，劉備心裡一定十分舒坦，卻表現得如履薄冰。聰明人。

當然，城府深者，一般都不愛說話。言多必失，說出去的話潑出去的水，收不回來。就遠遠地站著，冷冷地看著，那德性，時髦的話講：酷。也有不酷的，光聽你講，不表態，你問，也是打哈哈，等把事應的發展琢磨清楚了，他要麼跑去打小報告，要麼撓著上司的癢癢肉，那效果，哈哈。

不說話就是城府深？當然不全是。但話多的人，一般城府深不到哪裡去。人的腦子裡就那麼點思想，肚子裡就那麼點花花腸子，心裡就那麼點小九九，嘴巴張得老大，全「吐」出去了，都淋漓盡致了，還談什麼城府？話多的人，最容易惹事生非，最容易受到傷害，要不怎麼說沉默是金呢。

不過像曹操那樣的英雄，總是掌握著話語權的。人家在自己的地盤上煮酒論英雄，自然毫無顧忌。儼然坐擁天下，表表態、抒發一下豪情，說得過去。管他什麼城府不城府，幼稚不幼稚，可笑不可笑，你劉備敢反對，立馬就叫你腦袋搬家。

人，尤其是男人，一點城府都沒有，不行。早上在麥當勞，看見一老男人和一女人面對面坐著，沒十足的把握，感覺像是「相親」。男的喋喋不休，女的左顧右盼。一想，那男的沒戲了。身在職場，甯管男女，一點城府都沒有，也不行。嘴碎、小雞啄米似的，人云亦云、鸚鵡學舌，幹不長久。可是，城府太深，給人的感覺也不好。沒什麼城府，還故作深沉，更滑稽。

孫悟空猴急，胸無城府，老被唐僧念緊箍咒，但風頭出盡；豬八戒耍滑，有些城府，吃香喝辣，但社會形象不好；沙和尚似乎沒有城府，一路吃苦，但沒吃過大虧，屬於老黃牛那種；唐僧有背景，見多識廣，城府很深，是管理階層，掌握話語權，但動輒被漂亮的女妖精劫持，經常危在旦夕。——都不容易。

主動與被動

乍聞老友患上可怕的病症，而且已病發了好幾天，正在醫院默著，找了相熟的醫生朋友一問，卻說已出院了。不會是沒得醫吧？我這一驚，非同小可。

輾轉下終於見面了，情形幸而並不太差，放心的是，他身邊有著幾位摯友，都全心全意地為著他的病操心，有這幾位為他好的朋友和弟弟，戰勝病魔，應該是有信心的。

好朋友在這十多年來是少見面了。過去每年春節，總可在某先生家裡團圓，但時光漸去，這些聚會我卻懶去了。朋友中，有主動型和被動型，他是前者，我則是較為被動的，被時間和歷史淘去的，住住是我這類人。

就以進修博士來說，我是為辦公室門上的那博士稱號而唸的，他可不同，他讀完博士時，已屆退休之年，銜頭對他全無實用意義。他的學問是主動形態的，我則是為了功利的被動進修。

與朋友相交遊亦然。這十多年，他交往的，不論在戲曲的編和唱上或鍛煉身體的氣功上，他都探了主動，而擁有好幾個主動的摯友。我更收過他相贈的文學選集，讀到他積極進取的一面。當然他也有被動的一面，看來，這方面，他是懶惰了給我吧？經常熬夜編寫，忘記自己已一把年紀，精力透支引發舊病，朋友，保重啊。

完成作品吹著口哨自我欣賞的藝術家；2，海灘上築沙堡的孩子；3，忙了一天最後為嬰兒洗澡的母親；4，終—於救活了一個差點丟掉

喝死鬼

小時候，汾河比現在要大得多，水也清澈得多。河灘兩岸，到處是蘆葦，鬱鬱蔥蔥的，一片，沿河岸延伸向遠方。野鴨、麻雀、白鷺、灰鵲，更多的是大雁，它們在蘆葦叢中起起落落，與風聲、水聲、蛙聲一起，發出歡快而和諧的天籟之音。

河岸那一邊還有村裡上千畝灘地，每天都有往來耕作的村民擺渡，遇上對岸的鎮上逢集，擺渡的人就加倍地多起來。

渡口就在汾河灣向村子的最窄的一處。在一塊高高隆起的岸丘上，有一座低矮的老房子，那裡面住著擺渡河船的艄公。

用來擺渡的是一條祇能容十來個人的小木船。撐船的是一个黑臉的艄公，剃光了頭，經常高高地挽起褲管，如果是夏天，他是從不穿上衣的，禿著腦袋，光著膀子，肩上搭一條與他身子一樣黑的羊肚手巾。他人脾氣不太好，快四十了，還是個光棍。但他水性好，有人曾見過他把菜碗放在肚皮上，仰躺在河裡吃午飯。

一兩個人擺渡的時候通常是不發船，不一會就能湊齊了一船人，而且常常爆滿，超載。船一解錨，黑臉艄公就會變得緊張起來，他撐著長長的船篙，在同湍急的河流爭鬥！胸脯及胳膊臂處的肌肉塊子在黝黑的皮膚下跳躍著、翻滾著，血管也同時怒張起來。船向對岸的同時，也被河水帶著飄向下游。船到河心，水更深，流更急，黑臉艄公一邊撐船，突然會急促地喊一聲：「喝死鬼！」大家頓時會像遭遇狼的羊群，一陣騷動，爭著向船中間靠攏。好在河並不太寬闊，眨眼間便已經到了對岸。於是大家都長出一口氣，紛紛上岸。

我坐過幾次黑臉艄公的船，每次到河心他都要喊那一聲「喝死鬼」！曾經不止一次跟村裡的人交流過，黑臉艄公為什麼總要喊那一句讓人膽戰心驚的話。大家共識是：好像一句警示的話，黑臉艄公之前的那位老艄公也這麼喊的。

黑臉艄公最終還是死在了河流裡，成了汾河裡的喝死鬼。那年發大水，上游漂流下來很多的木材，許多水性好的人都下去打撈，他撈上來的最多，高高地壘了一大堆。就在他最後一次下水撈一根粗木材時，他一個猛子下去，便再沒見上來，村裡人都知道他的水性，以為不久就會在下游的河岸上來。但是他終於沒有上來，最後連屍體也沒能找到。

那一切都遠遠地成了往事。有時候，躺在安樂椅上小憩，常常會不期然地想起讓人膽戰心驚的那句：「喝死鬼！」

思維定式的忽悠

羅丹有名言：「世上並不缺乏美，缺乏的是美的發現」。那麼，為什麼有美而你卻沒發現？

思維定式是一種按常規處理問題的思維方式。它可以省去許多摸索、試探、思考的時間。早上起床後，不需要琢磨，直接穿襪子，然後穿鞋就是了。在日常生活中，思維定式可以幫你解決90%以上的問題。但，思維定式也容易使人養成一種不假思索的解題習慣。當新舊問題形似質疑時，思維定式對於創新和發現往往會一葉障目。

前些年澳新游，在一個公園裡碰到一對盛裝的新婚夫妻攝影，我便很友好地打招呼給他們留個影，新人極高興，也站好等我按快門，突然有一位彪形大漢鑽進他倆中間，來了個「第三者插足」，這幾個人樂得前仰後合。我便順手把數碼相機裡這一鏡頭消除，又重新給新人照了一張。但，很快我便發現自己犯了一個大錯，我幹嘛把剛才那張給消除了呢？那張雖不是規範的結婚照，但卻是集愛情、友情、親情於一起，滿世界打著燈籠也找不著的好鏡頭！

這就是「兩人才是結婚照」思維定式的自我忽悠。其實就有八個人一起照又有何妨，不就是人世間的高興、熱絡和樂和嗎？在「上車睡覺、下車尿尿、一到景點把照片」上，我一向不主張誰照相就把週

雲和月

當年有一首歌，曾經火過一陣。歌中唱道：「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哥到村口」。其實正確的表達應該「我要走，月亮走，我不走，月亮也不走」，月亮跟人，而不是人跟月亮。歌詞為了追求押韻，把次序搞顛倒了。夏日的夜晚，我一幫小孩伢子常常分成兩夥，一夥兒往東跑，一夥兒往西跑，都覺得月亮在跟著自己跑。猛然住腳，月亮也戛然而止。月亮好忠實啊，像個貼心愛人。但它對誰都忠實，又跟任何人都保持同樣的距離。你說它更愛誰？它誰都不愛，它就是討好所有人，讓所有的人都喜歡它。它最愛的祇有它自己。

我們看穿了月亮的把戲，都有點失望。我想，等將來有機會坐飛機，乘火箭，到天上看看月亮，到底是個什麼樣子。但我知道，在空中不可能見到月亮，即使見到，依然是「月亮走我也走」，隨著我的昇高，它也昇高，還是無緣。終於有機會坐了幾回飛機，月亮沒見到，倒是見識了雲彩。在地下往天上看，雲彩好高啊。飛機起飛後，雲彩越來越近，它可不像月亮，看你眼色行事。雲彩不走，你也走，雲彩走，你愛走不走。雲彩靜默在那裡，飛機先在它下面，繼而和它平齊，然後超越它，跑到它上面。雲彩我自巍然不動，忽而變成羊群，忽而變成灰太狼，忽而成為一團棉花，忽而變成一條褥子，自己玩得興高采烈。

我覺得雲彩有個性，暗暗翹了下手拇指。飛機喇地一下，從雲層中穿越過去了。

雲彩呢，雲彩呢，我趕緊回頭看。雲彩被我們開腸破肚，居然啥事沒有。這哪裡有個性，根本就是個無愛無恨、沒心沒肺，看似龐大實則虛無的、抓不住的夢遊者。

飛機落地後，雲彩還在天上裝模作樣地擺pose，豈不知，我早看穿它了。

雲和月，那些天上的東西，真是靠不住啊。



停泊在銅鑼灣避風塘的廟船

銅鑼灣廟船

香港遍佈佛寺廟宇，但有一間與眾不同，它不在陸上，而設於船中，人稱天後廟船。此廟船位於銅鑼灣避風塘，平日經過不易察覺，因為它與其他漁船無大分別，祇是船頂加了一個細小的麻殿殿。踏入船中，發覺週圍環境與一般廟宇相同，前面的神壇供奉「水上三角天後娘娘」，兩旁有醫靈大帝和觀音的神位。神像都放在玻璃箱內，目的是避免受海上鹽份侵蝕。

何謂「水上三角」？據《東區風物誌》所載和廟祝解釋，一九四〇年代初日軍侵華時期，一名姓羅漁民逃難，捧著天後像由珠江三角洲（一

說三角島）撐船南下，來到香港後因無力建廟，便將天後像安放在漁船上，供漁民拜祭。其後漁民合力籌建廟艇，停泊於銅鑼灣避風塘，至今所見的廟船已是第三代了。廟中最有價值的文物大概是那張供桌了，上有「八仙敎會」圖，繪於辛亥（應是一九一一年）端陽節。門外有兩座石獸，還有一隻神龜，該龜原是活海龜，現在改為石龜，但依然有人拜祭。

這所頗具特色的廟船不為外界所知，出入的人要乘坐駁艇，對已遷居陸上的善信甚為不便。負責管理廟艇的三角天後平安堂，一直希望遷至岸邊，成為香港一景，而幫助他們爭取上岸的周潔冰議員說，三年前已獲當局答應，預留消防局附近一塊地方給廟船，當中環灣仔繞道工程動工，就可讓廟船泊岸了。

動漫狀元

香港動漫展剛剛閉幕，會考就放榜，十三位狀元，可算是「在風雨中誕生。而碰巧同一日，廣州動漫節又開幕，使我聯想到即將在內地電視台播出的一套以廣東狀元倫文敘為題材的動漫劇集。

年輕一代崇尚日本動漫，忽視了中國人的動漫創作。早前就有香港的動漫作品在日本動漫節拿了獎，至於這套《鬼才倫文敘》動漫水準如何，國際動漫界都拭目以待，說不定這位廣東狀元有朝一日攻陷日、韓、美、英……那時候，月是故鄉明，而不是外國月亮圓。

倫文敘是誰？年輕一代不知，但對粵式美食及第粥，應該有所知聞吧？這碗及第粥，據說就因倫文敘而留名。倫文敘是明朝弘治十一年，樽中無酒任他空；腰間拔出龍泉劍，斬斷窮根永不窮」。